

塞外春花



目 录

塞外春花	禾 菱 (1)
代代传	金艳霞 (15)
激流飞渡	肖亦农 (23)
鞋	钢 彦 (35)
南湖种子	肖 中 (41)
风雪之路	李国馥 (48)
热血相连	李 义 (52)
团长	马沛然 (58)
差距	教德斯尔 (65)
春花	江 河 (74)
乌兰托娅	边新人 邓新华 (81)
画家	北建军 (87)
高山青松	杨 虹 (93)
栽树人	钢 刚 (97)
小油灯	杨益润 (103)
沙漠里的冬青	北建军 (105)

塞 外 春 花

禾 菱

今年初春，我受南湖人民的委托，从花红草绿的江南水乡来到千里冰封的塞外，采访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的先进事迹。一千多名南湖红卫兵，满怀战斗豪情，奔赴内蒙古生产建设部队，一晃三年了。这一颗颗南湖种子，该在祖国北部边疆生根、开花了吧？小将们一定没有辜负党和毛主席的培养教育、家乡人民的殷切期望吧？

当我到达驻在乌兰布和沙漠边缘某团团部时，首长们热情地接待了我，并给我介绍了南湖儿女身体力行、在生产建设部队成长的动人事迹。一件件，一桩桩，都是给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的上山下乡是“劳动惩罚”的一个响亮耳光！首长们特别提到了养马姑娘——六连后勤排排长、共产党员鲍春的成长事迹。姑娘家还能养马？我希望立即见到这位养马姑娘，决定步行去六连。

雪后初晴，阳光分外灿烂。远山近岭，红装素裹；平坦坦的原野，反射出耀眼的银光。路两旁，北方特有的穿天杨在北风中飒飒作响，偶尔卷过一阵小旋风，树枝上的雪花纷纷扬扬地往下掉，宛如千百只蝴蝶翩翩起舞，仿佛春风吹落万树梨花。好一派美丽、壮观的北国风光！边疆的一草一木都是那么令人迷恋、喜爱。

这时，我不由得想起一个美好的传说。相传，在内蒙古草原上，有一种鲜红鲜红的花，叫冰凌花。每年立春刚过，塞外

还是一片白雪皑皑，冰凌花却欣然怒放。那火一般颜色的花瓣，那沁入肺腑的清香，犹如春天的使者，把春讯报告千里草原。因此，人们又叫它报春花。望着眼前的一派银白世界，我想，也许我能见到这种奇异的花吧！

“得得得得”，背后传来了一阵马蹄声，紧接着一声响鞭，一声吆喝。我回头一看，三匹高大的骏马喷着热气，打着响鼻，拉着一辆大车，一溜小跑地往前奔来。

车上坐着一老一少。赶车的是个年轻小伙子，敞开的皮袄里露着浅绿色的军垦服。圆圆的脸黑里透红，鼻梁端端正正，嘴唇棱角分明，皮帽下深邃的眼睛闪烁着青春的光泽。小伙子旁边坐着一个五十开外的老大爷，饱经风霜的脸上布满皱纹，浓黑的眉毛下嵌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。他一边“巴达巴达”地抽着旱烟，一边不时地摸着一把花白的山羊胡子。我刚想问问他们去哪儿，小伙子已把车赶到我身旁，“得儿！”一声把车吆喝停了。老大爷转过身来热情地招呼我：“同志，您去哪儿？”“我去六连。”“太好了，上车吧，我们就是六连的。”“谢谢您了，老大爷。”我边说边上了车。小伙子一甩鞭，吆喝一声，马车又跑开了。

长这么大，我还是第一次坐马车，又新鲜又有点发慌。老大爷看出了我的神情，便亲切地对我说：“同志，放心吧。咱们这小把式赶车稳极了，就象……哎，就象坐在炕头上一样。”说完便爽朗地笑了。我也跟着笑起来，心里踏实多了。我一边把身子往大爷那儿挪了挪，一边问他：“大爷，您多大年纪了？”大爷抽了一口烟，喷着白色的烟雾说：“今年五十九，快六十的人了。”“是本地人吧？”“噢，是本地人还是蒙族。现在在六连马车班工作。”他那加重语气的后半句话，包含着一种自豪感。接着他又朝小伙子望了一眼，说：“他是今天从师里开

完会回去，一上车就把我的鞭子夺走了。我只好‘失业’了！”嘿！这老人还挺有意思的呢。他们是六连的，准知道巴图大爷和鲍春。我便向大爷打听起来：“您认识巴图大爷和鲍春吗？”听我这样一问，车上的一老一少都向我投来惊奇的眼光。大爷说：“我就是巴图。你认识鲍春？”“不不！我不认识她。听说……听说她干得不错呀！”我这一说，巴图大爷笑了：“春丫头嘛，真是个好姑娘呀！这三年来的进步可真不小。”“啪！”小伙子的响鞭象是对我们有意见似的，从我们头上掠过去，马车跑得更快了。巴图大爷抽完一袋烟，把烟斗往车辕上“叭叭”磕了几下，接着打开了话匣子。

一天傍晚，巴图大爷刚吃过晚饭，门外传来一个姑娘清脆的声音：“巴图大爷在家吗？”巴图大爷打开门一看，门口站着一个小姑娘，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，还没走进屋便嚷了起来：“您是巴图大爷吗？我叫鲍春，是浙江新战士。连党支部决定让我和几个同志担任喂马工作。我想您是个老把式，一定有很多的经验，所以先来拜您作老师。巴图大爷，您收我当徒弟吧！”小姑娘一口气放了一串“连珠炮”，胀得两颊绯红，胸脯一起一落的。巴图大爷一边听着，一边仔细地打量着她：个子不高，但很结实，圆圆的脸，大眼睛，梳着两根羊角辫，一脸孩子气。“喂马她能行吗？”巴图大爷脑子里不由得闪过了这个念头。小姑娘见大爷没吱声，象是看穿了他的心思似的，又着急地嚷了起来：“巴图大爷，您别看我个子小，我都十八啦！”嘿！小丫头还挺厉害的呢，一说话就象打响了一挺重机枪。巴图大爷逗着她说：“不行啊，十八也太小了。”小姑娘更急了：“还小呐？我爸爸十五岁就参加游击队打鬼子，铁梅也是‘年龄十七不算小’，我……”“好！好！有志气，有志气！”

刚才大爷逗着你玩儿呢。”巴图大爷让她坐下，又给她倒了一杯水。“孩子，喂马这个活儿可是个艰苦活儿呀。”“艰苦？干革命还能怕苦？”鲍春又站了起来，两眼都瞪圆了：“毛主席早就教导过我们：‘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，这才是好同志。’”

“哈哈……”巴图大爷爽朗地笑了。“好样的！不愧是个革命的后代。来，坐下，喝点水。”巴图大爷拍了拍她的肩膀，把杯子放到她手里。她眼睛眨巴眨巴地望着巴图大爷，小心翼翼地问：“巴图大爷，您收我当徒弟吧，好吗？我一定好好学习。”巴图大爷心里暗暗地想：这孩子不错，是块好钢，还得好好锤打锤打呀。他猛地把手一挥：“好！你可得好好学呀。”

“真的？巴图大爷您同意了！”小姑娘乐得一蹦老高，差点没把手中的水洒了。她“咕咚咕咚”把一杯水全喝了下去，一阵风似地跑了出去。

当天，巴图大爷和姑娘们在马厩旁的一间小土屋里办起了学习班。《实践论》的光辉把姑娘们的心照得通红透亮。鲍春站起来第一个发言：“巴图大爷，同志们，我们面前是有不少困难，但是，我们只要坚持实践第一，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，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，闯不过的关！”句句铮铮作响，字字落地有声，说出了姑娘们共同的心里话。“对，说得对！”巴图大爷高兴地接着说下去：“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，实践才能出真知。孩子们，你们干吧！”

从此，鲍春和姑娘们一边在实践中摸索，一边虚心地向巴图大爷和贫下中农请教养马的经验。白天，鲍春铡草添料，清厩起粪，晚上还抢着起来喂夜草。她为了能按时起来，便在被窝里放了一个闹钟，铃一响，就悄悄地起来喂草。可是每次走进马厩，槽里的草料总是满满的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鲍春决心解开这个谜。一天晚上，她提前半小时起来，摸着黑往马厩走

去。一到门口，她就怔住了。只见巴图大爷一手提着马灯，一手捶着胸，一边咳嗽，一边往槽里添草。顿时，一股暖流涌上鲍春的心田，浑身上下热辣辣的。她几步冲到巴图大爷跟前激动地说：“巴图大爷，您真是我们的好老师呀！”

鲍春在巴图大爷的培育下，不断地成长着，就象沙漠里的红柳一样，节节往上窜。第二年的春天，她担任了饲养班班长，并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。她们喂养的牲口更是匹匹膘肥体壮，滚瓜溜圆，油光净亮，真是人人见了人人喜爱。看到年轻的一代在与工农相结合的大道上，跨出了坚定的步子，巴图大爷真是打心眼里感到高兴。但是，在成绩面前，是满足现状、停滞不前，还是再接再厉、永不停息？这一崭新的课题，春丫头怎样对待呢？

巴图大爷为这个问题日思夜想。已经半夜两点了，他翻来复去睡不着觉，索性起来下了炕，披上羊皮袄往屋外走去。

下弦月挂在树梢，整个营区沐浴在柔和的月色中。巴图大爷刚走到马厩门口，忽然听见小屋旁有“哗哗”的水声。“谁？”他警觉地问了一声，大踏步地走过去。“巴图大爷，是我。”巴图大爷一看：这不是春丫头吗？圆圆的脸上挂满了水珠，在月光下晶晶闪光。她还调皮地冲着巴图大爷眨着眼睛。“这么晚了，你还不睡觉？”巴图大爷边说边把羊皮袄披到鲍春身上。

“睡不着，学习学习。可是一会儿瞌睡虫又来捣乱，干脆洗把冷水脸，清醒清醒。”鲍春赶紧倒了水，拉着巴图大爷在屋檐下的大木头上坐下来。“在学什么文章？”大爷关切地问。

“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第十节。”“噢！有什么感想？给大爷讲讲吧。”“我？……”鲍春猛地站了起来。叫她怎么说呢？她的感情犹如江潮起伏，奔腾不息。在这一瞬间，她想起离开家乡前夕爸爸讲的苦难家史，妈妈准备的忆苦饭，“收租院”

的斑斑血泪，“万人坑”的累累白骨；南湖革命船上的庄严宣誓：永远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前进，扎根边疆志不移！她仿佛看到，世界上还有成千上万的劳动人民受压迫被剥削，在皮鞭下挣扎反抗！她仿佛听到，印度支那人民愤怒杀敌的吼声，亚、非、拉、美惊天动地的隆隆战鼓。……鲍春两眼炯炯发光，声音铿锵有力地说：“巴图大爷，我想得很多。我想，我们不能忘记过去，更应想到将来。革命是永远无止境的，只有永远艰苦奋斗，戒骄戒躁，才能为世界革命多作贡献！”巴图大爷的心多么舒坦呀，他日思夜想的问题，鲍春自己已经解决了。这个年轻的战士，在前进的道路上又迈出了新的一步，并给自己定了继续前进的目标。“时间不早了，你快睡觉去吧，明天还要工作呢。”“是！马上就睡。”鲍春调皮地行了个军礼，把羊皮袄披到巴图大爷身上，轻轻走进小土屋。

第二天中午，巴图大爷正在吃饭，鲍春突然闯进来说：“巴图大爷，收我当徒弟吧！”怎么？又要拜师了？巴图大爷边想边放下饭碗问：“春丫头，又要学啥？”话间掏出了烟袋。

“巴图大爷，您教我赶马车吧。我一定好好学，您教我吧！”嘿，姑娘家想学赶马车，可真是敢想敢干哪。巴图大爷故意摇了摇头，又想逗一逗她：“春丫头，大爷活了六十岁了，别说看见，连听都没听说过姑娘还能赶马车。我看你还是趁早算了吧。”好，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了。鲍春一连给扣了一大堆大“帽子”，又是“重男轻女”啦，又是“打击积极性”啦。巴图大爷好容易才堵上这挺“机枪”，一本正经地对她说：“行了，行了，大爷服输了。不过，要我教，你得先回答我三个问题。答对了，我教你，答得不对……”“您快说吧，我保准回答得出来！”鲍春着急地打断巴图大爷的话。大爷慢悠悠地点着了烟，想了一下，清了清嗓子说：“第一个问题，赶马车可不比别的，

马的脾气可暴了，弄不好就要踢人，尥蹶子，你害怕吗？”“咳！那么简单的问题，小娃娃也答得出来”。鲍春嘴一张，“呱呱”地又放起了“机关枪”：“怕？怕什么？它又不吃人！还没实践就怕，完全是唯物论的先验论。只要通过实践，摸透马的脾气，根本没什么可怕的。”“嗯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”巴图大爷摸着山羊胡子点了点头。“第二个问题，你为什么要学赶马车呢？”

“嘿，那就更不用说了。”鲍春连考虑也没考虑，冲口而出。她日夜考虑的不就是这个问题吗？“咱们成天说要为世界革命多作贡献，可这贡献怎么作呢？光在口头上喊行吗？什么也不会干，共产主义会从天上掉下来吗？要会干，就得学，就得实践。学会了赶马车，不是又多了一手为人民服务、为世界革命多作一份贡献的本领吗？”鲍春连着急带激动，圆圆的脸胀得通红。“好，有志气，有志气！”巴图大爷笑了起来。“第三个问题，”巴图大爷顺手从墙角里操起马鞭递给鲍春：“你知道手中的鞭子有多重吗？”“这……”一下子，鲍春的“机关枪”卡壳了。“我又没秤过，谁知道它有多重呢？”巴图大爷站起来，拍了拍她的肩膀说：“春丫头，怎么不吱声了？好，咱们走吧，这问题……”“巴图大爷，您不收我了？”鲍春急得简直快掉泪了。“这丫头！”巴图大爷疼爱地说：“大爷话还没说完呢。走，我这就教你。这第三个问题嘛，回家自己再好好琢磨琢磨。”说完，他拿过鲍春手中的鞭子就往外走。鲍春紧紧地跟着。她低着头，棱角分明的嘴唇紧抿着，深邃的双眼流露出沉思的神色。

在巴图大爷的精心指点下，鲍春的赶车技术大有进步。这实践中的真知得来也是不容易的。开始学的时候，鲍春闹了不少笑话呢。这儿匹马硬是不听她的话，叫它们往左，它们偏往右，要它们停下，它们直往前跑，气得鲍春直喊“站住”也不

顶用。巴图大爷“得儿”一声就把马吆喝停了。鲍春心中暗暗寻思：这牲口为什么听巴图大爷的而不听我的呢？她便更加发奋向巴图大爷学习，细心揣摩马的脾气。她几次从车上摔下来，腿上被鞭马踢青了一大块，也毫不在乎，决心继续学下去，一定要学会。她想，这点困难和革命老前辈碰到的困难相比，又算得了什么？倔强的鲍春终于驯服了调皮的马、捣蛋的车。在一个晴朗的早晨，她迎着从东方升起的一轮红日，挥舞着鞭子，在巴图大爷的鼓励下，进行了第一次“行车考核”，成绩是“优秀”。鲍春多高兴啊！她抹了一把汗，松了一口气，甜甜地笑起来。可脸上的笑容马上又收敛了，她象突然想起了什么重大问题。

是啊，赶车是学会了，“鞭子到底有多重”这个问题，又该如何回答呢？鲍春每天都在想，连晚上做梦也在想。恨不得拿把秤来秤一下，看看鞭子到底有多重。这不行啊，巴图大爷准会批个“不及格”。那怎么办呢？直到听了巴图大爷一段往事的回忆，她才找到答案。

麦收期间的一天傍晚，连里接到团气象站的电话。说晚上有特大暴雨，要求把已割下的小麦全部拉回场院。六连的全部麦子在傍晚时提前割完，还有二十几亩麦捆没拉回来。而连里的十几匹马，由于几天来运输过于紧张，需要休息，不能出车，因此，全连同志都投入了抢运。

在苍茫的暮色中，巴图大爷看见鲍春拉了一辆小车，麦堆把小车压得“嘎吱嘎吱”直响。她弯着腰几乎贴到地上，嘴里还一个劲地喊着“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……”多好的姑娘呀！巴图大爷心里一热，喊道：“小伙子们，快干啊！抢在暴雨之前！”

鲍春拉着最后一车小麦拐上了大道。她望着空旷的麦地，

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快到场院时，急雨劈头盖脸地打了下来。她暗暗催促自己：快跑！快跑！别把麦子打湿了！猛然间，她仿佛觉得车子轻了许多。怎么回事啊？她来不及回头看，拉着车子一溜小跑，迎着风雨进了场院。这时，一道闪电划破长空，把大地照得如同白昼一般。啊，原来是巴图大爷在后边帮助推车！巴图大爷脱光了上衣，脊背上滚着一串串水珠，一道道紫红的伤疤布满他的胸部和背部。他的衣服，严严实实地盖在麦垛上。鲍春激动地说：“巴图大爷，您的身体……”巴图大爷用手捋着山羊胡子上的水珠笑着说：“咱这把老骨头硬朗，让雨浇浇更结实，国家的粮食可不能有半点损失啊！在旧社会……咳，天不早了，你回去休息吧，咱们以后再讲。”

夜，渐渐地深了。雨，还在哗哗地下。鲍春睁着两只大眼，怎么也睡不着。巴图大爷的话老是在她耳边回响。看看闹钟，快三点了，该给马喂草了。她悄悄地起了床，提着马灯往马厩走去。马厩里有灯光，准保又是巴图大爷在喂草。鲍春三步两步闯进马厩：“巴图大爷，您……”鲍春说不下去了。巴图大爷疼爱地说：“春丫头，快睡觉去吧，已经下半夜了。”“不！我不困！巴图大爷，给我讲讲你身上伤疤的事吧。”伤疤！巴图大爷猛地拉开衣服，抚摸着一条条紫红的伤疤，眼睛里喷射出仇恨的火焰，无数辛酸的往事涌上心头。“大爷是该给你讲讲。来，坐下吧。”鲍春坐下来，倾听着巴图大爷对旧社会的血泪控诉：

“解放前，我在地主家做车伕。成年累月卖命地干，吃不饱，穿不暖，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。有一次收小麦的时候，我生着重病，地主硬逼着我在暴雨来临前把麦子拉回场院。我已两天两夜水米未沾，浑身无力，眼冒金星。谁知地主恶狠狠地说：‘穷小子，你的命值钱，还是我的麦子值钱？走，马上给

我上工！’在皮鞭的逼迫下，我只得挣扎着把车赶到地里。刚下了车没走几步，就晕了过去。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我被哗哗的大雨浇醒。四下一看，天已黑了，马也带着车跑回去了，麦子也淋湿了。怎么办呢？回去还有命吗？跑！只有逃脱虎口才有活路。我咬着牙挣扎起来，往西南方向跑去。没跑几步，我又晕了过去。等我再次醒来，已被吊在地主马厩的梁上。地主的管家用烧红的钢丝鞭，拼命地抽打我。我咬紧牙关，瞪着两眼，心中默默地念着：‘要报仇！要报仇！一定要报仇！’不久，毛主席派来了亲人解放军，把我从火坑里救了出来。没有党和毛主席，我巴图这付老骨头，早就喂了野狗了。今天，党把这根鞭子交给我，我要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一直把车赶到共产主义。”

讲到这里，巴图大爷站起来，提高声音说：“刘少奇一类骗子，妄想颠覆无产阶级专政，复辟资本主义，要我们劳动人民吃二遍苦。呸！这完全是痴心妄想！”巴图大爷越说越气，伤痕累累的胸脯一起一伏，脖子上的青筋也暴起来。过了一会，他深情地说：“孩子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我们的生命线，无产阶级专政是我们的命根子。没有党和毛主席，就没有我们的一切。生，要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战斗；死，要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献身！孩子，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！”鲍春激动得一把握住巴图大爷长满老茧的双手，两颗晶莹的泪珠从脸颊上滚了下来：“巴图大爷，您放心吧！我一定要把自己锻炼成革命事业的接班人。”这坚定的声音，飞越屋顶传到旷野，压倒了暴雨狂风的啸声。

回到小土屋，鲍春怎么也平静不下来。她从挎包里掏出一个小本，凑近煤油灯写接受再教育的日记。写着，写着，她突然站起来，眼睛里闪出异常兴奋的光芒，每根眉毛都露着喜气：

“啊，我明白了！第三个问题原来是这样的。”她猛地从墙角里操起鞭子，翻来复去地看着，心中似有万马奔腾，千层浪翻：

“是啊，别小看这根普通的鞭子，它凝结着旧社会劳动人民的深仇大恨，凝结着党和革命老前辈对我们的无限期望，挥起这根鞭子，就要想起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英明伟大，就要想起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无比重要。没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没有无产阶级专政，就不会有劳动人民的今天，也不可能到达共产主义的明天。刘少奇一类骗子，千方百计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，就是反对我们到边疆来改造沙漠，在艰苦的环境里把心炼得更红，好实现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美梦。从这儿可以看出，我们在边疆把根子扎得越深，为革命作的贡献越大，无产阶级专政的根基就越牢，阶级敌人灭亡的日子就越早。”想到这里，鲍春一把拉开房门冲了出去。

天，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亮了。东方一抹朝霞，分外灿烂美丽。鲍春深深地吸了一口雨后的新鲜空气，撒腿往巴图大爷家中跑去……

“啪！”一声响鞭，打断了我们的谈话。谈话中，巴图大爷极力避开自己。我再三追问，并说明在团部首长们已介绍过他对鲍春的帮助，他才说，他所做的是自己应尽的责任，鲍春的成长，主要靠毛泽东思想的哺育。巴图大爷又掏出烟荷包，装了一袋烟，深深地吸了一口，接着说下去：“春丫头呀，就象咱们沙漠里的红柳一样，越长越红，越长越粗壮。去年秋天，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最近还担任了后勤排的排长。哎，有这样的年轻人接班，我们就放心了。”说完，他深情地笑了，笑得满脸皱纹都舒展开了。

是啊，有这样的年轻人接班，还有什么不放心呢？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将会越来越巩固，社会主义的江山将永远红彤

形。

这批南湖来的红卫兵，真没辜负党和毛主席的教育培养，家乡人民对他们的殷切期望。这一颗颗南湖的革命种子，已深深扎根在边疆的土地上。他们在建设兵团这座革命的大熔炉里，正努力把自己锻炼成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。

太阳渐渐偏西了。马车在铺满积雪的大道上越跑越欢。前面出现一座大桥，坡度很大，过桥后紧接着又是一个急转弯。我不禁打量了一下赶车的小伙子：他，能行吗？车缓缓过了大桥，急速地往下冲去。我不由得紧张起来，暗暗地为他捏一把汗。只见他一手紧握马鞭，一手扳住车闸，双目炯炯地注视着前方。在清脆的吆喝声中，马车稳稳当当地拐上了大道。我这才松了一口气。

就在这时，小伙子把马鞭往巴图大爷手里一塞，“咚”的一声跳下车去。他干什么去？我好奇地转过头来。噢，原来路旁一个老大爷的小驴车陷到雪坑里去了。老大爷和小毛驴累得呼哧直喘也拉不上来。小伙子甩掉大衣，用肩膀扛住车板，老大爷一边吆喝着毛驴，一边也使劲地拉。“呼”的一声，小毛驴车上来了。嗨，好大的劲儿！转眼间，小伙子又敏捷地跳上了车。

我刚想开口称赞他几句，迎面来了一辆公社的马车。高高的谷草堆几乎擦到树梢。巴图大爷把马车赶到右边，让公社的马车先过。当满载着谷草的马车擦着我们的马车过去时，大辕马忽然受惊。它长嘶一声，前蹄腾空三尺多高，紧接着烈性爆发，四蹄飞扬，带着两匹梢马疯了似的狂奔起来。前方约二百米左右的地方，有几辆老乡的小毛驴车，右边是很深的大渠，左边是一片密密的小树林。若不把惊马拉住，一场严重的车祸就在眼前。富有经验的巴图大爷敏捷地死死扳住制动闸，但是没有

使马停下。他又腾出一只手来勒住辕马的绳套，还是不管用。眼看驴车离我们越来越近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是生平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，在车上呆住了。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小伙子象猛虎般地车上跳了下去。巨大的惯性把他摔倒地上，车轮擦着他的额角滚过去。我也不知从哪儿来的勇气，跟着跳了下去。还没等我站稳，小伙子已一个箭步窜到马车左侧，双手紧紧地勒住辕马的笼头，又拼命用身子顶住车辕。他摔倒了，爬起来，爬起来又摔倒。擦伤的额角流着鲜血，顺着他黑红的脸颊，一滴一滴往下掉。五米，十米，十五米，二十米……烈马终于被牵住了，马车的速度渐渐减慢，在离驴车三、四米的地方停了下来。

巴图大爷急忙跳下车，扶起小伙子。小伙子满身满脸都是雪粒、冰花，棉袄撕破了，额角的伤口还在流着鲜血。巴图大爷深情地望着他，两行热泪顺着布满皱纹的脸颊扑簌簌地滚下来：“鲍春！你觉得怎么样？”

啊！她就是鲍春！我心头骤然涌起一股热浪，崇高的敬意在我心中升腾。鲍春摘下头上戴着的皮帽，用手漫不经心地擦了擦额上的血迹，爽朗地笑了：“巴图大爷，没什么！”周围簇拥上来的群众，望着她那两根短短的羊犄角般的小辫，都怔住了。谁能想到，拦惊马，用自己的生命抢救人民生命财产的，竟是一个年轻的姑娘！一个生产建设部队女战士！

鲍春年轻的脸上聚满了阳光，深邃的双眼饱含着喜悦。她的身姿显得那么高大，庄重。镶嵌在白雪中的滴滴血迹，那么娇艳，犹如一朵朵盛开的红花，把北疆的大地点缀得春意盎然。

我又想起了传说中的冰凌花，想起了顶开冰雪层开放的报春花。眼前的鲍春，不正是这种坚毅顽强的报春花吗？

我的感情象春潮般汹涌。我深深地感到，毛主席关于“知

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很有必要”的指示，是何等的英明正确啊！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下，有多少朵报春花正在塞外雪原欣然怒放！

落日的余辉烧红了半边天。瑰丽的晚霞辉映着白雪，万里北疆一片金光灿灿。

代代传

金艳霞

吃过早饭，会计小唐兴冲冲地朝自己的办公室走去，打算抓紧时间把各类帐目好好复核一遍，然后跟大伙一起锄地去。走进屋子，一眼看见迎面土坑边那只油漆已经斑驳陆离的旧箱子，刚才的那股兴致顿时就飞走了一大半。他呆呆地看着箱子盖上的那一大迭帐本，紧锁着双眉，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。

忽然，通讯员小刘跑来叫他接电话。他三步并作两步地跨进了连部，拿起听筒，只听见电话里大声地说：“小唐，处长请你马上来一下！”小唐一听那嗓门，就知道是团后勤处的文书小张，说了声：“好！”放下听筒，就朝团部走去，心想：一大早，处长就找我，准是为了办公桌的事，不由得脑海里又翻腾起前几天的事来……

那天下午，团里奉命去师部领一批办公桌，一听到这个消息，小唐心里就甭提有多高兴了。他们团刚组建，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差。小唐这个连队会计上任快一年了，连一张办公桌还没有。钱呀，帐本呀，算盘呀，只好放在自己的一个旧箱子里，办起公来，只好盘腿坐在土炕上，可不方便了。一次，后勤处长来检查帐目，一打开他的帐本，就皱起了眉头，一会儿才慢慢地说：“小伙子啊，你那帐本上的数字怎么都变成蚯蚓啦？”他一下子飞红了脸，不用说准象个关公。但又感到有点委屈，心里快快地说：“连张办公桌也没有，能记好帐吗？”如今，